

# 村支书

根据真实案例创作的  
血泪故事

关涉欲望与沉沦的社会伦理小说

冷言◎著



群众出版社

# 村支书

根据真实案例创作的  
血泪故事

关涉欲望与沉沦的社会伦理小说  
冷言◎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支书 / 冷言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014 - 4992 - 7

I. ①村…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4463 号

村支书

冷言 著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

印 张: 9.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74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992 - 7

定 价: 26.00 元

---

网 址: [www.cppsups.com.cn](http://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http://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zbs@cppsup.com](mailto:zbs@cppsup.com) [zbs@cppsu.edu.cn](mailto:zbs@cppsu.edu.cn)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2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冷言

1956 年生

吉林长岭人

白城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白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

自 1997 年出版长篇处女作《野柳》以来，十几年间笔耕不辍，先后创作了《姑子河边》、《门被撞开以后》、《苍茫大地》等多部长篇小说。



## 前言

我带着极大的热情，走访这个震惊雪城几十万人的血腥案件的几位知情人。几个月以后，正当我逐渐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际，刚好案件的元凶“万草儿”也被逮捕归案了，从而让我和她有了数次近距离的接触，对案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很快，判决就下来了。那天，我最后一次到监狱看望了这个年轻的凶手。她美丽的脸庞上涕泪横流，说了很多让我惊讶又震撼的话。

执行判决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一次次站在那座斑驳的和尚桥桥头，冷眼旁观那潺潺流淌的姑子河河水和那个炊烟袅袅的小村庄。走出案件那些情感纠葛和名利争斗的乱麻地，理性地梳理一下这件血案的深层内涵，我不禁心有所感，潸然泪下。此刻，我想，还是让我带领读者一起走进故事的主人公——万草儿、方慧、鄢雅琴和陈氏父子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也走进这起血案背后的真相，或许我们能从中品味出点儿什么……

# 目录CONTENTS

- 1 黑的雪 / 1
- 2 紧锁的房门 / 15
- 3 人啊人 / 29
- 4 机关重重 / 41
- 5 天诚 / 54
- 6 温柔的陷阱 / 70
- 7 躲在暗处的眼睛 / 82
- 8 苦涩的承诺 / 97
- 9 洞房里的眼泪 / 116
- 10 分与合的艺术 / 130
- 11 情仇 / 142
- 12 夜幕下的龃龉 / 155
- 13 牢狱之灾 / 171
- 14 无法抗拒的诱惑 / 188
- 15 爱恨之间 / 201
- 16 东窗事发 / 217
- 17 无可奈何花落去 / 231
- 18 阉割 / 247
- 19 惊人的血案 / 260
- 20 子弹画就的句号 / 273
- 后记 / 289

## 黑的雪

雪城市西的姑子河滚滚流淌了几百年，也把姑子河的故事深深地滋润到两岸的土地上和人们的心田里。

七百多年前，忽必烈在雪城市北三十公里查干湖畔，举行远征云南大理的誓师大会，骁将格日朗英姿勃发地站在队前。新婚妻子娜仁花含泪把两只红色荷包中的一只双手递到格日朗手上，在嘹亮的军号和战鼓声中洒泪而别。

格日朗离家远征，对娜仁花美貌垂涎三尺的王爷，屡次诱惑、调戏娜仁花，怎奈娜仁花心坚如铁、百般不从。王爷恼羞成怒，在一个雨夜把娜仁花抢进王府，亲自敬献烤羊、美酒、锦缎、金帛，但娜仁花坚辞不受。王爷露出狰狞面目，意欲强暴娜仁花。娜仁花情急之中，把餐刀抓在手中对准自己的咽喉，王爷只得放出娜仁花。逃离虎口的娜仁花连夜向南跑了几十里，万般无奈进了一座尼姑庵削发为尼。不久，娜仁花再次被凶奴悍将抢入王府，王爷决定三日后再强行成亲。娜仁花哭成了泪人，趁夜晚看管她的家奴打盹儿之机逃出王府。娜仁花跪在查干湖边，遥望南天的颗颗星斗哭得死去活来。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格日朗的名字，一头栽进滚滚的查干湖。想不到天空转眼间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一连下了三天三夜。查干湖水漫过堤岸滚滚南下，在百里草原上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两年后，格日朗凯旋，等待他的只有空空的蒙古包。盛怒之下格日朗策马冲进王府，挥剑砍翻王爷，犯下杀头之罪。但忽必烈感念格日朗忠勇，敬仰娜仁花贞烈，不但没有降罪格日朗，反而恩准把一位公主许配给格日朗为妻，并赐美女、宝马、千顷草原。格日朗一一谢绝，策马来到查干湖畔，痛哭三天三夜后骑马沿河南行。

他在人们拣到另一只荷包的地方修了一座桥，把两只荷包深情地埋在桥下。格日朗万念俱灰，也到附近一处寺庙出了家。不到一年他便思念成疾，在一天夜里挣扎着走出寺庙投入河里。

人们为了纪念娜仁花和格日朗，就把那条河称做姑子河，把那座水泥桥叫做和尚桥。

姑子河年复一年地流淌，和尚桥也变得斑驳不堪，无从考证是不是当年格日朗修造的那座桥。可格日朗与娜仁花的形象却随着年代的久远，在人们心目中反而愈加鲜明、愈加高大，姑子河的故事也愈加生动感人。人们已经习惯了把格日朗和娜仁花称作和尚神和姑子神。逢年过节，一家家老人都要拉扯着儿女到姑子河边磕头进香，叮咛嘱咐儿女们像和尚神和姑子神那样当丈夫做媳妇。近年来，虽说不像以前了，但接近年节，总有一些人到河边去点上几炷香，虔诚地祈祷一番。陈氏父子演绎的人间悲剧，就是在一九九八年冬天，姑子河边烧香祈祷的人们逐渐多起来的时候拉开了罪恶的序幕。

下午，矮壮敦实的陈富，披着草绿色大衣迈着健朗的脚步走出村委会，在红砖垒就的花墙院外稍事停留，就拐向东去的小道。黑亮厚重的军用皮鞋踩着瓷实的积雪，发出“吱吱儿”的尖叫。越过被雪覆盖的村东田地以及姑子河边的草地，一串脚印奔向村南的姑子河建材总公司。傍晚时分，陈富又从建材公司折回村部院子。

陈富早晨刚刚刮过的圆鼓鼓的脸盘冻得通红，细长眼睛上的睫毛和眉毛上挂着一层薄薄的白霜。走进村部，他一边搓着两手，把手伸向火炉烤着；一边侧着脑袋看着电视节目。

李哑巴拉过一把椅子放到陈富身后，意思是让他坐下暖和暖和。

陈富摆摆手说：“不坐，不坐，我还得到里屋去听妇女会精神呢。”说着，他朝李哑巴笑笑，伸手拉开了里屋的门。

李哑巴把椅子放回原处，去门口关上房门，回身拎起炉子上向外滚着腾腾热气的水壶向暖瓶里灌水。

走进里屋村支书办公室，陈富脱去大衣随手扔到靠墙的沙发上，伸手拉了拉已经严严实实的窗帘，上了炕。

“干啥呀，陈叔？多大一会儿你咋还……”万草儿抹了一把嘴

角的口水，使劲儿推开陈富伸进自己怀里的手。

歪着身子贴在万草儿身旁的陈富“嘿嘿”笑着：“好孩子别喊，你上省城开会这几天把我熬干坏了，快跟陈叔玩会儿。”说着，他又伸手去解万草儿紫花棉袄的纽扣。

“人家不乐意么。”

“别不乐意，就算陈叔求你了还不行吗？”

“别呀，你求我，我求谁去？”万草儿眼泪汪汪地坐起来，“全村人都知道咱俩的事儿，赶明我还咋找婆家。”

陈富笑吟吟地盯着万草儿，伸手拉过她的手放到膝盖上搓摸着：“万草儿啊，你说哪个妇女主任跟村支书没有一腿，哪个没有个好女婿？”

万草儿眼圈里的泪水真的流下来，嘟嘟囔囔地说：“还说呢，昨儿个定好的刘建新上车站接我，结果连面儿也没照，还不是又跟我拜拜了？”

陈富故作惊讶地说：“啥？刘建新没去车站？”

万草儿擦把泪，点点头。

“不可能，不可能，前天见面我还嘱咐他别忘了接你呢，他满口答应。”

“说那干啥，有两个都张罗结婚了，不也都完啦！”

“刘四拐拉这样的黄了也好。”

“四拐拉这样的都不稀得要我了，再晃荡几年我就得烂到家啦！”

陈富拍拍万草儿：“净瞎寻思，哪有那么邪乎。”

万草儿擦把眼泪：“啥瞎寻思，别人那是咋个好法？咋说也是十七大八的身子长成了，再好也是有时有晌的，可我……这么多年你哪天让我躲过清静？人家说男人摸过的奶子就大，总有那事儿走路都变形。啥也别说了，今儿我咋也不干啦！”

陈富笑起来，撅起嘴在万草儿脸上亲了一口：“傻孩子，陈叔不是说实在不行就给我当老儿媳妇么。”

万草儿推开陈富，又抹把眼泪，拢拢刘海儿，擦擦陈富亲过的地方：“真能整景，一到这节骨眼儿就用这话哄人家。”

陈富再一次拉过万草儿的手深情地抚摸着：“万草儿，我这老玩意儿在全村一千多口人面前说一不二，家里那点事儿还不是上下

嘴唇一搭就结了。你放心，过两天我就让振海从乡里回村上班。”

万草儿“扑哧儿”一笑：“你说让谁给你当儿媳谁就当呀？”

陈富哈哈大笑，在万草儿红润的脸蛋儿上啞了一口：“好闺女，陈叔说的，你咋还不给个面子，赏个脸？”

万草儿笑了。陈富兴奋地跪起身子，轻而易举地脱下万草儿的棉衣和棉裤扔向炕梢，回过身去扯脱下万草儿的内衣和内裤。

万草儿又一次抓住了陈富的手：“行了行了，别脱了。”

陈富死乞白赖地说：“好孩子，咱爷俩撻湿撻干地玩会儿。”

万草儿咕哝道：“你这么大岁数了，也真是的……”

“啥也别说了，都怪你陈叔我乐意呀……”

陈富搂着万草儿软软的脖颈，一只温暖的大手梳拢着她蓬乱的头：“万草儿，你开会时想我吗？”

万草儿笑笑说：“也想，也不想。”

“你这话让陈叔听起来糊涂，到底想不想啊？”

“我也想不明白，反正有时候忘了，有时候就想起来。”

陈富慈祥地看着万草儿不再说话，而是用胳膊肘顺势往下推着被子，那只大手顺着万草儿的面颊、脖颈向下摸来，像个技术娴熟的按摩师一样，从容地施展手段。

万草儿的呼吸更加急促、粗重，裸露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一只手伸向陈富的面颊，在他那刮得发青的面部和下巴上盲目地抚摸。一只手则伸向陈富强健的胸部抚摸，慢慢地，侧过身子贴靠住陈富……

陈富确实结实硬棒，确实全身心地爱着万草儿，以至于在历经七八天痛彻想念得以极度欢娱之后又很快恢复起强烈的欲望。他和万草儿之间的事一晃十多年了，他也五十多岁了，脸色灰白，身体日渐退化，各个器官功能远不如以前灵活有力。而万草儿则由一个光脚丫满街乱跑的小姑娘成了大姑娘，皮肤光洁，面色红润，乳房发育得丰润饱满，圆圆的屁股蛋高高地撅着。尤其是好看的瓜子脸被那弯弯的眉毛、毛嘟嘟的一双大眼和一张小巧的嘴巴装点得实在招人喜欢，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使他心里麻痒难受、难以自持。如果说当年在姑子河畔那丛茂密的榆树下占有万草儿是出自性欲的本能，而今，他才真正感受到至真至切的爱情。如果说当年由于初尝禁果使年幼的万草儿成天跟屁虫似的跟在他身后，

使他哭笑不得地信口说出“给我当老儿媳妇”的话是一种遮掩，此前在某种场合一次次地说要万草儿给他当老儿媳妇是一种玩笑，那么，而今通过这六七天分别造成的失魂落魄，开始使他重新对这话仔细掂量了。陈富从内心深切地感受到万草儿跟他绝不单单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而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的精神，他的灵魂。没有万草儿，不要说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他也无法活下去。从眼下的情况看，能让他和万草儿继续接触下去的办法，只有这个把万草儿给老儿子当媳妇的承诺了。为此，刚才他看似平淡的话其实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变为庄严的承诺了。说实在的，他以前不顾影响败坏万草儿的名声，是为了延长占有万草儿的时间，今天这个决定则是为了以后还能有接触万草儿的机会。狠下这样的心思，陈富也不自在。虽说他以前也干过不少缺德丧良心的事，可这个决定实在是要多难堪就有多难堪，要多荒唐就有多荒唐。不要说姑子河的神灵格日朗和娜仁花在天之灵饶不了他，就是从亲情上也着实令他无法面对亲朋故友，尤其无法面对老儿子陈振海。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声名在外的村支书却干这种事，那不是白披了一张人皮了么？尽管这样，他思来想去还是狠下心来，只能对不住老儿子啦！

光棍汉李哑巴的脸油叽叽黑亮亮的。他就着从窗户透进的依稀月色，一会儿往里屋的灶膛填进点儿苞米瓤子，一会儿往地中间的火炉添几铲煤，一会儿又拿起笤帚扫着不知扫了多少遍的水泥地。屋子已经很热了，但他仍然不停地添柴添煤，也不知是自己老了不经冷，还是怕村支书跟妇女主任谈工作冷着。

李哑巴把笤帚放到墙角，把电视的音量往大处调了调，又到门前插严了房门，竟然悄悄地挪蹭到村支书办公室门前。只见李哑巴的身子像壁虎一样贴在门上，眼睛顺着门缝向里探瞅，支棱着耳朵静静地谛听着。

过了好一会儿，李哑巴大步走回到一张办公桌前，伸手抓起一只杯里的残茶咕噜咕噜地喝进去。他放下茶杯，拉开了西北屋的门，朝支书办公室的门前“啐”了一口，才走进属于自己的那个狭小天地。

支书办公室墙上的挂钟“卡登卡登”地走着，挂钟上那双深邃有神的猫头鹰的眼睛随着钟摆的响动有节奏地左右晃动着。窗帘

缝隙透过一条窄细的白色光带，像一条蛇的触须伸在水泥窗台上。

疯狂折腾的陈富猛然间不动了，紧接着两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一动不动……经过许久的沉默，陈富那双灰色的大手又开始弯曲，胳膊又开始抽动，微微张开的焦渴的双唇喃喃地说道：“好闺女，你这嫩草可真撑坏我这头老牛了呀！”

万草儿“吃吃”地笑着：“谁让你老没正经啦！”

陈富慢慢地侧过身，懒散地抬起胳膊，去摩挲万草儿那晾得发凉的肉体。

两个人静静地躺了一会儿。

万草儿掀开被子，一边穿着短裤一边禁不住“扑哧”一声笑道：“陈叔，我要真和‘老球子’结了婚，你可就成了老掏笆了呀！”

陈富正盯着万草儿不住抖动的乳房看，见她这么说愣了一下，马上又笑着咕嚅道：“傻孩子，净说些难听话。”

万草儿穿好内衣和内裤，扯过棉裤，伸进两腿，从炕上站起来系着裤带，说：“傻啥，难听啥，本来就是那么回事。”

陈富也“哼哼叽叽”地坐起来，蹬上裤子，穿好上衣，说道：“你要真和‘老球子’成了两口子，我再不是人也不能动你一手指头。”

“你有那个脸？”

“没有也得有，要不哪还像个当爸的。”

万草儿坐到陈富跟前，看着他叹了口气。

陈富伸手把万草儿揽进怀里，在她汗涔涔的额头、凉洼洼的鼻子上吻了吻，又深情地抚摸着万草儿纷乱的头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儿。他咽了口唾沫，随着粗大的喉结上下移动，似乎把一切都压到了心底。

两个人唠了会嗑儿，陈富对万草儿说：“走，咱上街吃饭去。”

万草儿拉住陈富的手说：“别啦，怪累的。”

陈富笑道：“啥别的，把你作践成这样，陈叔还不给你补补？”

万草儿打了陈富一下，含笑下地穿鞋。

和尚桥村是城西乡的一个大村。村部的七间砖瓦房建在姑子河西半里多地的地方。一条小路从村部西侧一直向北延伸。在村北，一字长蛇地建了十几家三五间的砖瓦房，每户间隔了几十米的空地，大多是红砖院套。这些人家的都曾经在村上当过干部。陈富

是第一家。第二家是陈富的儿子陈振川。第三户的主人已任区上某局副局长,房子给了外甥居住。第四户是村长杜老五。从这些有权势的人家的北面向西延伸有四趟村路和五趟住户,依次沿路排开。有人把和尚桥村的村部比作一只鹅头,把路东的一趟人家比做鹅的脖颈,这大片的农户便是鹅的身躯。

此时,村民们都在猫冬,而新上任的团支书陈振海和妇女主任万草儿成了全村这个时令最忙碌的两个人。他们俩吃罢早饭就急匆匆地赶到村部,然后骑上自行车顶着凛冽的北风去市郊农户调查家庭养禽业,晌午就在外面胡乱对付一口,直到日落西山才带着满脸的疲惫返回家里。

这天傍黑,陈振海和万草儿走进城西一个小饭店。

店主人见是两个小青年,便热情地把他们引到最隐蔽的一个雅间:“这里暖和,吃饭、说话儿也都方便。”

陈振海和万草儿相视一笑坐下来。

万草儿看看陈振海:“咱吃点儿啥?”

“今儿要俩菜喝口酒吧,我这疙瘩有钱。”

“别别,我是管钱的,吃口饭咋也不用个人掏腰包。”

陈振海挠挠脑袋说:“也行,来个干豆腐炒尖椒,再来个酸菜白肉咋样?”

店老板插进话来:“跟这么漂亮的姑娘进饭店得上个层次,我这有海鲜料的鸳鸯火锅,鲜亮着呢。”

陈振海看看万草儿,见万草儿未置可否就说:“好,就来火锅吧。”

店主人出去了,万草儿趴在餐桌上瞟着陈振海笑个不停。

陈振海看看万草儿,又挠挠脑袋说:“到哪疙瘩都是一个熊样,就寻思年轻男女在一块儿不是两口子也是谈恋爱的。”

万草儿“呵呵”笑着:“管他呢,他寻思是就是,寻思不是就不是,咱该咋样咋样。”

“我倒没啥,只是把你难为坏了。”

“那难为啥,他们那么说咱俩我还觉着怪有意思的哩!”

点燃了紫铜色的火锅,沸腾了汤水,不大的雅间开始香味弥漫、暖意融融。陈振海和万草儿都摘下围脖,脱下厚厚的大衣,往前拉拉凳子细致地配着芝麻酱、韭菜花、红方青方和辣椒油等

调料。

万草儿说：“振海，能不能告诉我，你女朋友是谁呀？”

陈振海往碟里倒上辣椒油，伸长舌头舔了舔粘着辣椒油的碗边儿，咂了咂嘴，刚要说话，猛地打了两个喷嚏。

万草儿“咯咯”地笑起来：“看看，是不是女朋友想你啦！”

陈振海抓过一块餐巾纸擦擦眼睛和鼻子说：“我这德性有哪个长眼睛的给我当女朋友？别说想我、念叨我，要是不烦我、不骂我就福星高照了！”

万草儿端起羊肉盘子，用筷子夹着下到汤水里，说：“你们班那么多女同学，还没有给你送秋波写情书的？我听人家说，你们高中男女生净琢磨谈恋爱。”

陈振海端起热水里的白瓷酒壶，给万草儿满了一盅酒，也给自己的盅子倒上，歪脖盯着万草儿说：“你听说谁给我送秋波，写情书啦？”

万草儿笑道：“你们班里的事儿我上哪知道。”

“这不结了。”陈振海拿起筷子，指着火锅里已经煮熟的肉菜谦让着，“快吃，万草儿。我实话告诉你，我念书时秋波没少给人家送，情书也没少给人家写，实指望能有个甜酸儿，可谁知道没送没写时人家对我还有个笑模样儿，送完了一个个反倒不稀得理我了。你说我陈振海上哪划拉女朋友去？”说着，他端起酒盅在万草儿的盅上挨了一下，一仰脖灌了进去。

万草儿笑得“咯咯”的，跟着端起酒杯吮了一口，说：“振海，你可真能瞎白话，咱咋也不能恁掉链子呀！”

陈振海夹起一块肥肉放进嘴里，比比画画地说：“你可不知道现时的女孩子，自打老祖宗就在土里刨食儿，可她们连正眼都不瞅咱农村小伙子，一心扒火地贴乎人家城里人。可人家都不稀搭理她，反过来还得南北二屯找那些瘸瞎鼻屎带滚蹄的窝囊废，你说谁掉链子？”

喝了会儿酒，万草儿的脸红上来，伸出筷子在火锅里夹出一只虾放到陈振海的吃碟里：“振海，你把这虾吃了。”

“别介，”陈振海夹起虾送到万草儿的吃碟里，“你吃，你吃。”

“我夹给你的，你咋也不能给我夹回来，太不给面子了。”

“不是那回事儿，我这大筷子一甩，好东西都叫我造了，你本

来就没吃多少，我咋好意思再让你给我夹。”

“我也没少吃。”万草儿看着陈振海说，“再说了，你多吃点儿我心里头高兴。”

陈振海擦了一把额头上和鼻尖上的汗说：“这样你高兴了，我高兴得了吗？你一个女孩儿跟我出门，我得像亲弟弟那样照看你、关心你，要不我是个啥东西？”

“你已经处处关心我，照顾我了。”万草儿感激地看着陈振海柔声说。

“我照顾你不假，可我还关心得不够，差远了。”

“振海，你今后还愿意照顾我，关心我么？”

“嘿嘿，你这是说的哪里话，今后我有啥不愿意照顾你的。”陈振海大大咧咧地比画着，“你放心，万草儿。明儿要是天气再这样冷，你就在家待着，我自己个儿跑。到时候咱俩把材料整出来能交上差就行，你不敢糊弄村支书，我可敢糊弄我爸！”

“振海，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还是个啥意思？”陈振海笑起来，“你放心，我保证在我爸跟前说你工作认真，能吃苦，水平高……”

“振海，你真是死木头疙瘩多副下水……”

陈振海瞪圆眼睛盯着万草儿。

万草儿满脸通红，鼻子尖冒出密麻麻的汗珠，半天才嘟嘟囔囔地说：“我是说咱真像别人说的那样……该多好。”

陈振海听了万草儿的话，连连摆手吵嚷着：“万草儿你可真能瞎扯，咱没有那码子事让人家说多难受？”

万草儿紧咬嘴唇，低头颤声说：“振海，咱吃点儿饭走吧！”

陈振海完全没有理解万草儿吞吞吐吐的意思，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被女朋友姚姗姗占据着。即使在陈振海和万草儿奔波调查这些天，尽管忙，陈振海都坚持每天晚上把万草儿送回家后，就又穿戴整齐、忙三火四地奔向市内，投入和女朋友姚姗姗的热恋之中。

姚姗姗是陈振海的同班同学，他俩是名副其实的一见钟情。那年夏天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之际，陈振海按照通知书的要求骑着自行车飞快地驶入城西中学。在这所学校，他的哥哥陈振川、姐姐陈玉春已经相继毕业离校，老姐陈玉秋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当陈振海满怀着新奇和难以掩饰的兴奋进入初三三班教室时，看到

的是几十张陌生的面孔。就在他刚刚坐下之后，在叽叽嘎嘎围成一团的女生当中有一个女同学朝他亲切地笑了。她面庞白净，弯眉大眼，戴了副白框眼镜，披肩长发显得分外飘逸。那笑容明亮单纯，好像他们在哪里见过而且特别熟悉、特别友好，只是最近一个时期有些生疏，今天又重逢一样。排座的时候，天意和巧合又使这个女同学带着满身香气坐到他的身旁。他感到莫名其妙地脸红心跳，忐忑不安。在此后的六年时光里，姚姗姗几乎再也没有远离过陈振海。

距离的靠近是个不可多得的条件，为他们两颗心贴近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和大量的时间。从借只笔用用，抠起数学题两颗脑袋挤在一块儿咬着钢笔沉默不语，到各持己见争吵不休；从天热了出汗了姚姗姗扔给他一把纸扇，到天凉了陈振海把身上的夹克披到她的背上；从学校里班级活动上的心有灵犀，到放学后走在姑子河畔兴致勃勃地神侃……都使陈振海和姚姗姗，成为这个班里最情投意合的男生和女生。快毕业的节骨眼儿，陈振海和姚姗姗考了同样的科目报了同样的志愿，也落了个同样落榜的下场。尽管这样，三班的男生和女生只要谈及男婚女嫁，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毕业落榜回家，陈富知道儿子陈振海去市里第一职业中学学汽车修理，却不知姚姗姗也在一职学习裁剪。陈富更无法晓得，这是儿子和姚姗姗无数次谋划后郑重而隐秘的决定。

陈富为了捏合老儿子与万草儿的感情和婚姻，硬性决定让陈振海回村当团干部，无形中拆散了陈振海和姚姗姗持续六年多的朝夕相处，同时，也给他俩的恋情制造了困难。

就在这天夜晚，和尚桥北侧不远的雪地里，一个矮胖的青年搂着一个秀溜的姑娘站在黑暗中。他们额头对着额头，鼻尖抵着鼻尖，呼出的气体交融在一起。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动一动，就那样久久地站立，默默地交流。

这正是陈振海和姚姗姗最独特的相爱方式，遗憾的是这几次相聚远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情趣和氛围，也远没有以往的那份陶醉。

“你非回村上呀，扔我一个人闹心巴拉的。”姚珊珊嘟囔着。

“嗨，不是不叫你说话吗？”

“啥不叫说的，再不叫说我就憋死了。”

“你看你，咱俩天天晚上都见面啥也不耽误。”

“你是不耽误了，一天天跟那个妇女主任出双入对，剩我一个人形只影单的。”

陈振海叹口气：“你不说我心里都够难受的了。”

“难受你就还回学校来，非在村上干啥？”

“唉，”陈振海又叹口气，“要是能回学校还用你这样说嘛。”

姚珊珊推开陈振海：“那我问你，让你回村上是不是你爸有意撮合你和万草儿。”

“净瞎扯，珊珊，你咋越说越没边儿了。”陈振海有些急躁地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么，咱爸意思是将来让我接他的班。”

姚珊珊耸了一下肩然后转过身：“整个破村支书还接班呢。再说了，和尚桥村是你们家开的呀，你爸说让谁当村支书谁就当？”

陈振海无奈地说：“我也知道那是说不准的事，可也不能太扭着老人的性子，让老人太寒心喽。”

“行行行，你不扭老人性子，你不让老人寒心，你是孝子贤孙，我是个没人疼的傻丫头。”姚珊珊气恼地抬手揉起了眼睛。

陈振海无奈地看着她哭了一会儿，走上去拉住姚珊珊的手说：“珊珊，你还用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么？”

姚珊珊哽咽着说：“这年头谁敢保证谁的心不让兔子吃喽。”

“你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

“我信得过你，可我信不过你爸、你哥和你们家里人。”

陈振海抬起手指着黑黑的天空说：“珊珊，你放心，假如我家里人让我说别的女人，或者，我陈振海有半点儿对不住你的地方，就让我出门叫车轧死，让天打雷劈死！”

“快别说了，我信你还不行么！”姚珊珊赶忙伸手捂住陈振海的嘴，随后紧紧地抱住他说，“谁忍心让你发那样狠的誓，我信不过谁也不能信不过你呀！”

陈富在和尚桥村村支书办公室里愁眉紧锁，一天天不说话也不出屋，甚至不再呼喊李哑巴烧水沏茶，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有天晚上刚回家，大儿媳刁美茹就哭着找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陈振川在外头有了女人。还说老人要是不管，她就把陈振川那些嗖包烂事都抖搂出去，让他完蛋到底，让老陈家丢人现眼。